

明慧週報

善言破迷雾 真相是希望 公主岭版 | 第26期 | 2025年3月23日

翻墙软件电脑版下载: <https://j.mp/fgp88>

安卓版翻墙APP下载: <https://j.mp/fgv88>

欢迎突破网络封锁访问 www.minghui.org

诚念大法好 瘫痪教师摆脱轮椅、健步如飞

【明慧网】尽管中共造谣抹黑法轮大法四分之一世纪，但在真正佛法的无边法力面前，所有的谎言都会不攻自破。分享一则我在讲真相中遇到的奇迹。

那是二十多年前的某一天，我在河边散步道寻找有缘人讲真相。来了一位坐轮椅的妇女，看上去五十多岁，由保姆推着她，出来透气。于是我上前攀谈。

谈话间，我了解到妇女是一名退休教师，因患脑血栓导致瘫痪，无法行走。家中儿女花钱为她治疗，她药也吃了，可没用，所以现在只能请保姆伺候起居。

我给这位退休教师讲起法轮功，告诉她“天安门自焚”伪案的真相。她非常认可，说自己身边也有法轮功的修炼者；自己也去过天安门，没有看到过警察背着灭火器巡逻的；电视上播放的片子里，一个游客也没有，还有不同的机位，一看就是假的。她相信法轮功是好的，是被诬陷的。我很高兴，也激动地说：“你这样明事理，你快念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师父一定会帮你的。”当时还没有开始“三退”，我们就这样告别了。

再次遇到这位老师，是大约一年以后，我又在河边讲真相。这次我看到她时，她正拄着拐杖一个人在河边走着。我上前打招呼。老师很高兴，说自从上次遇到我之后，她就经常念大法好，现在轮椅不用了，保姆也辞了，自己可以拄着拐杖走路了。我替她高兴，赶紧又跟她讲了“三退”，她爽快地说要用真名三退。

又过了大约一年。一天晚饭后，我与丈夫在公园散步。我远远

看到一个人走路健步如飞，我跟丈夫说：“那人看起来有点像某老师呢！”我有些激动，三步并作两步追了过去，我大喊：“某老师，你可以正常走路啦？！”那人停下来，果然是她。她见是我，也很激动：“是呀，我可以走路啦，瘫子也能走路啦！”我当时还有些半信半疑，问她是怎么好的？有没有吃药？

她说：“没吃药、没治病，就是念你跟我说的那九个字，还加了一个李大师好！”说着，她对着天空大喊了两遍：“李老师才是下世度人的真神！”当时有很多人围观，我们俩都激动地哭了。

法轮大法是真正的佛法，在明慧网上刊载了很多通过诚心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给人带来福报的案例。

希望被无神论遮蔽视听的人们，通过这些真人真事，能放下成见，转变观念，了解法轮功，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

走近法轮功

法轮大法又名“法轮功”，1992年由李洪志先生在中国大陆传出的上乘佛家修炼大法，以宇宙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使修炼者返本归真的高层次修炼法门。修炼法轮功主要是学法（读法轮功书籍）、修心及炼功，生活中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同时学炼五套功法，动作简单易学，法轮功学员义务教功。法轮大法至今已传播100多个国家，上亿人通过修炼法轮功得到身心健康。

法轮功是一门非常适合现代人在繁忙的社会生活中修炼的法门。因为无论何时何地修炼者都可以炼功学法，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有时间多炼，没时间少炼。而且在修炼者没有炼功时，身体仍然自动演化功。这样就能够能够在短时间内提高功力，迅速达到身心健康。◇



于春波在吉林省公主岭监狱遭受的残忍折磨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吉林报道）吉林省长春市法轮功学员于春波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二日他遭到长春市朝阳区自由大路派出所绑架，被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二零二二年二月二十日被劫持到公主岭监狱，遭惨无人道的酷刑摧残。

下面是于春波诉述他被劫持到公主岭监狱后三个月所遭受的残忍折磨：

二零二二年二月二十四日我被送往吉林省公主岭监狱。当天下午在入监队的警官办公室里，所有炼法轮功的人被要求在五张空白纸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我识破了他们的阴谋，拒绝在空白纸上签字。结果别人办完手续都分了监舍，而我被单独留了下来。

我被带到三楼（这个屋里没安装监控），两个警察和两个刑事犯人开始强迫我写“五书”，我拒绝，他们就对我大打出手，拽着我的头发，四五十个耳光专往一边脸打，九个人一起又把我抡倒在地上，有的踹有的踢，个个打得气喘吁吁，也不知道打了有多久，他们打累了和计着换了另外一种招法，把我按趴在地上，扒下裤子找了一根竹板，抡起来就打，这东西打人很疼，打得我一声一声地惨叫。天渐渐黑了下來，我被人拖回了宿舍，屁股被打得往出淌黄水，不敢坐、不敢站，晚上只能趴在床上，裤子贴在屁股上，一动又撕开伤口，苦不堪言。

万万没想到的是，第二天我又

被喊了出去，警察沈继东、赵旭，犯人马涛、李建阳早已准备好了手铐、电棍、竹匣子，又是一番酷刑折磨，拳脚相交自是不用说了，往嘴里塞刚脱下的臭袜子，把我按倒在地，扒下裤子用电棍电，又拿出钢尺猛打臀部，把刚刚结的痂全打开了，他们一边打一边说得打冒血了才有效。打出血后，他们就用面盐一把一把搓在伤口上，并嬉皮笑脸地说要给我消消毒，别感染了。俗话说：“别揭人伤疤，别往人伤口上撒盐。”可是公主岭狱警们却在嘻笑声中干得意洋洋，这次折磨了约两个小时，就命犯人把我拖回去了。

第三天，我隐约听见杠门（走廊的铁门）外喊我的名字“于春波”，果真是我又被叫了出去，刚刚结好的痂又一次被打开，撒盐、搓盐，这次还浇酒精，痛得肌肉不由自主地抽搐着。他们觉得还不够，就把电棍插到肛门上电，啪啪响个不停，我一动没动，一声没吭，我知道，没有用！他们的良知已经被封没了，他们丧失了人性，我咬紧牙关，决不会向禽兽妥协。

第四天，杠门外又喊“于春波”，我又被拖了出去，满屋的警察二十几个，蜂拥而上，电炮、飞脚、电棍、板凳，我被打得满地翻滚，也不知过了多久，我瘫在地上张大嘴巴捋气，觉得自己要过去了。

在监狱，我每天被罚站，从早上五点至晚上十点，脚肿成了大馒头，伙食被减量了，每顿只给两三

口的饭菜，人瘦得似骷髅样了。我每天被恐吓、威胁、精神极度紧张，临近崩溃，总情不自禁的去听杠门的声响，有没有人喊我的名字？有一次人家喊“韩志波”我就听成了是在喊我，心里就一翻个，想着是不是又要出去被酷刑折磨。还有几次，犯人们吸烟是分批去吸烟室的，值班就喊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我都听成是喊“于春波”，精神极度紧张，几近崩溃。

我真的想不明白，我没杀人、没放火、没坑过谁、没害过谁，没伤害过任何一个人，没有给社会任何危害，何以这样对我，酷刑逼我写五书，逼我撒谎，逼我攻击他人出卖良知！这社会怎么了，想做个人好人，恪守真诚、善良、宽容忍让标准，就要遭受如此的待遇吗？法律何在！人性何在！希望何在！

大约是三月九日晚上我的身体支持不住，胃痛得厉害，全身大汗淋漓，他们把我送到狱内的诊所抢救。我被确诊为胃穿孔，须要手术治疗，糟糕的是疫情期间，外面的医院都不收患者，我出不了外诊，没办法只有在监狱的诊所里硬挺了。他们叫保守治疗，给我打营养液，不让我吃东西，大约半个月左右，我能吃一点东西了，我的胃自愈了。警察们都说“于春波又捡了一条命”。

以上这些仅仅是我初到公主岭监狱三个月的经历。还有后面漫长的两年多时间，我又是几经生死、罄竹难书，可这也仅冰山一角，据我所知，还有张金生（已出狱）、郭延详（在狱内）、吴德修（在狱内）都经历过类似的酷刑折磨。

公主岭监狱，用上课学习所谓“传统文化”，营造春风化雨的转化假氛围，来掩盖、强迫、威逼、酷刑折磨的残暴手段。为了完成转化任务，狱警们不顾法律，损害社会公德，践踏人性，正在干着一步步走向灭亡的蠢事。◇

您知道吗？

从央视播放的“天安门自焚”镜头中看到，王进东浑身“烧”黑，两腿间装汽油的雪碧瓶却不燃烧，翠绿如新，最易着火的头发也还完整；警察在旁边拎着灭火毯摇来晃去，没有丝毫急迫，等王进东喊完口号，才把毯子盖到王的身上。到底是自焚还是拍戏？◇

